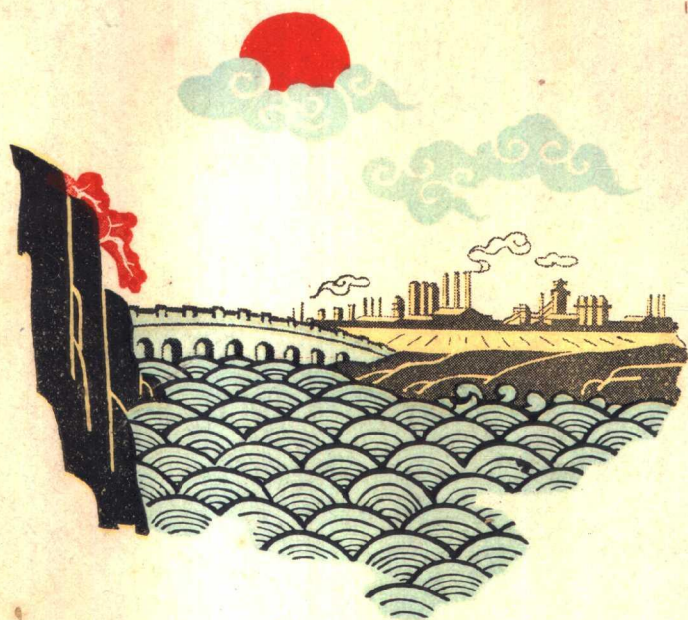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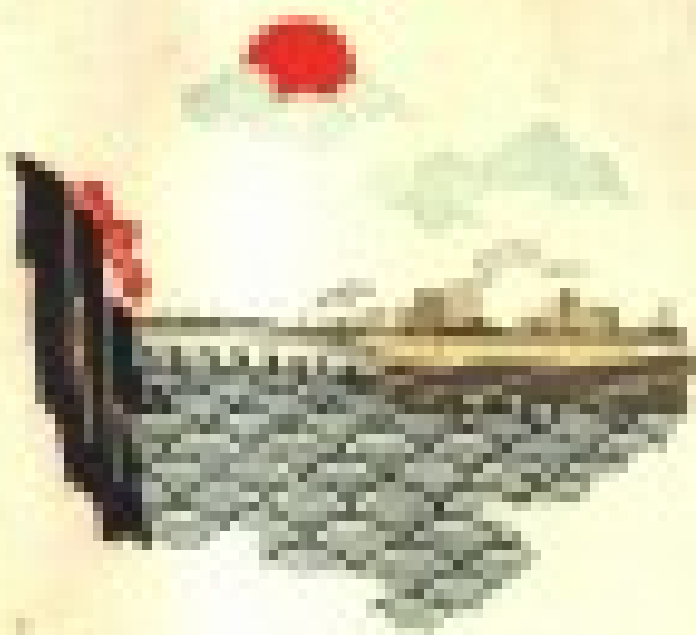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蘆溝橋畔

張惟著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中国通史

第一卷

芦 溝 桥 畔

張 惟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特写散文集，共收十篇作品。《和平飘扬的江南》通过两个解放军军官在巧遇老战友时的谈话和思想活动，描写了革命军人保卫祖国、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。《芦湾惊梦》描绘一个亲身参加抗日战争芦湾桥战役的军官，在重游芦湾桥时引起的一些回忆和感慨，反映出祖国的强大和变化。其余各篇，也从各个不同的生活场景，描绘了解放军军官、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的生活和斗争，揭示了他们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忘我地参加建设的高尚的精神面貌。

牌 打 燈 紅

著 者 張 恒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英平路155号

【地址】 苏州市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94 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✻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7/8 字数：57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

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25,000册

第一号: 10058 · 1218

定价：(八)0.28元

目 次

和平微风的江南	1
统帅部深夜的灯火	17
芦溝桥畔	28
摩托兵的故事	37
风筝飞了	43
一个华侨少女	55
旅伴的心	63
老場长	69
离别	76
一棵树	80

和平微风的江南

列車行進在江南平原上。

正是四月好春光，從車窗口撲進來的風，濕涼涼的，給人們帶來清爽的快意。

某軍事學校軍事科學研究部副部長王志征上校，一直倚在窗口望着外面飛馳而過的田野，一片片坦蕩蕩的剛翻松的土地，鋪滿了清晶晶的水，在朝陽下時而泛起閃光。長着一對彎月角的大水牛吃力地拉動雙輪雙鐮犁，主人卻輕快地虛揚起鞭子吆喝着。在這些愉快的勞動着的人們背後，是綠色的樹梢遮掩着的小巧玲瓏的瓦屋。沿着那漲滿了春水的蜘蛛網般的河溝，小船穿行在家家戶戶的屋門前。江南的農村，就是這樣的透明，這樣的柔和啊！

王志征上校曾經多少次地經過江南平原，他總是貪婪地想把一切都映入眼簾，但是今天他卻只留心看那些縱橫交錯的溝渠河流。河流是這樣多，而列車又奔馳得這樣快，他突然回過頭來，問他身邊的一位大尉說：

“周展同志，這個地段平均多長距離就有一道橫貫河流？”

大尉立刻回答說：“這一地段特別密，平均每六百公尺就有一道橫貫河流，換句話說，每前進一點二公里就會遇上兩道河溝障礙。”

“哦，”王志征上校点点头，“那么，这一河沟密度特别高的地段，总共有多长？”

“从××车站到这里，有四十七公里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上校说。他对大尉的迅速明确的回答感到满意。他从怀里掏出烟盒，让大尉取了一根，然后他自己取出一根，含在嘴里，让大尉替他点燃着了，然后微笑地说：

“周展同志，几年的参谋工作是你炼出来了，现在改当了研究员，也不要把这个习惯丢了，随时留心地形，这是我们军人的好习惯。”

周展大尉憨憨地笑着。显然，受到上校的赞许，他的内心是高兴的。大尉知道上校是一位严格的首长。大尉到军校当战术教员和去年改调军事科学研究部当研究员，一共只有两年多时间，他从前是作战参谋，而且就是在王志征上校当团长的那个部队里。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。记得刚当作战参谋就发生了一件泄气的事。

当时部队刚渡过长江，迅速勇猛地向前深推进，直逼×市——就是他们这次要去的那个城市。傍晚，他第一次跟着团长王志征去实地观察。团长举起望远镜，向右前方靠河沿的一个地方望了很久，突然回转身来说：

“周参谋你标下来，这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支撑点。”

周展忙问道：“二〇一号，你是说的哪一个？是那边的吗？”

团长王志征没有理会他的问话，反问道：“我望了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我望的是哪一个支撑点？”刚一转身，王志征又问道：“从主力梯队出发阵地到这里，要跨越几条横贯河流？”

“啊！好象是三道，啊！也许是四道。……”周展窘迫地涨

紅了臉。

“哎呀，你这同志，怎么搞的？我要的是肯定明确的答案。这是打仗呀！要死人的。”

周展受到了首长的責备以后，他感到很难过，倒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难看，而是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职责。他倒是希望王团长狠狠地罵自己一顿。他，从一个放牛娃到成为人民战士，后来在战斗中指揮一个連队，他从来就象猛虎般地完成任务。战斗中他总是在連队的前头，而不在指揮位置上，虽然为这点他也常常受到王团长的批評，然而打了胜仗，挨两句也是高兴的。可是现在，战前的准备工作，每分鐘都是特别宝贵的，自己却不能及时地向首长提供情况，准确地执行工作，再也没有比这更使周展难受的了。

进攻取得胜利了，当部队开进江南这座美丽的城市的时候，个个都兴高采烈，只有周展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闷气。他要是他还在这連队，这时該是多么快乐，因为正是他原来工作的那个連队第一个冲上城头。而现在，他在团部当參謀，还出了个洋相，对这次战斗沒有起到作用。他越想越觉得羞愧。

当晚，他跟着王团长去巡視了部队驻地，朝团部往回走时，踏上一座拱桥，王团长突然站住了，惊喜地说：“啊！真是万家灯火，不象战斗剛結束的城市。”

周展“唔”地应了一声。王团长这时情緒很高，他并没有注意到周展有話要对他說，他只管迈开大步朝前走，周展紧紧地后面跟随着，一直走到屋子里。王团长把开关一扭，电灯亮了，屋内明晃晃地，他高兴地說：“工人阶级啊！真是工人阶级！保护住了工厂，战斗剛結束，电流也来了。”

周展又含糊地嗯了一声。王团长猛回头，见周展还在他身后站着，“哦，周参谋，你还没有走？我还以为是警卫员哩。天不早了，可以去休息了。”接着他自己伸了个哈腰，笑道：“昨晚打了一夜仗，今天又是欢迎又是布防，也累得够呛了。”

“是，”周展迟疑地走到门口，又停住了步子回过身来望望团长。王团长这才注意到他的神色，就问：“周展同志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”“我……”他又迟疑一会儿，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要求：“团长，还是让我回连队打仗去吧！我干不了这一行。”

“怎么？刚碰了一点钉子，就想打退堂鼓了？”

“团长，我不适合搞参谋工作，回到连队我保证打胜仗。”

“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打胜仗。”王团长大声说，“同志，你在什么地方跌跤子，露了馅，你就要在什么地方站起来，搞的更出色。这才是英雄好汉。”

周展回连队的希望破灭了，参谋当下去又没有信心，他垂头默默地站着，神色有些沮丧。王团长走近前来，把他耷拉着的头托起来，口气放缓和一些儿说：“我的猛虎连长，党提拔你到这个岗位，是相信你能把这个工作做好，你自己也应该有信心。”王团长停了一会儿，见周展仍旧不作声，就走过去拉开了布帘，指着军用地图说：“同志，我们现在是大兵团作战，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，我们将要从单一的兵种过渡到诸军种、兵种合成的军队，这没有一个健全的司令部、没有熟练的参谋人员是不成的。”

周展出神地望着地图，他逐渐被团长所描述的远景吸引住了。

“同志，要学习啊！不学习，说不定我这团长过两年就当不成了。那时候一个团的编制内，要有炮兵、工兵、通讯兵等等，上级再配属个把坦克分队加强给你，天上飞着我们的战斗机。那时候呀，可真不好指挥了，你看没有参谋人员行么？”

“啊！”周展突然觉得面前的眼界开阔了，从参军那天起一直到当了连长，他只想到当革命军人要勇敢，端着枪向敌人冲锋，他可从来没有去想过我们的军队将变成什么样子。

他站着咧开嘴傻笑着，忽然想起时间不早了，该让首长休息。他敬了个礼，转身猛劲儿地闖出門，却在門口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抬头一望，见是政委赵明回来了。

政委把右手一提，笑道：“你这猛虎连长，别把我好容易掙来的一瓶酒砸了。”

周展憨笑着招呼了一下，正要走，政委喊道：“你急什么，一見我就走，一道来喝两杯，见者有分。”

周展只得跟了进来。赵明打开瓶盖，随口问道：“老王，我老远就听到你在嚷什么炮兵、坦克，是不是想当大司令了。”

“偏偏就给你听见了，我刚才不过代替你做了一点儿工作。”王团长笑着望了周展一眼。

周展替首长先斟上酒，然后自己也斟上了，他低头假装没望见团长的眼色。饮了一口，却嚷道：“呀！好苦。”

政委解释说：“这是本地的土产桑果酒，老百姓说它可补人呢，这是劳军送到师政治部的，叫我先揣回一瓶来。”

团长打趣道：“老赵，你几时也学会了这手脚。”

政委笑说：“他们还想送我几条香烟呢，我没要。”接着敛声敛气地说：“老王，你想的对，革命形势大发展，我们要想得

远，大步奔向前去。你们当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，将来是要搬弄飞机呀，坦克呀。而我呢？也要变换一个全新的不熟悉的工作了。”

“得了吧，我就是指挥坦克了，你还不是当我的政委。”王志征拿起杯边喝边说。

“我在部队整整十一年了，我们两人从营里开始一起工作也有四、五年了，”说到这里赵明同王志征碰了碰杯，又和周展碰了碰杯，严肃地说：“可是现在为了党的事业，我们要分手了，明天我想就去走马上任。”

“上哪儿？”王志征诧异地问道。

“留在这儿当市长。”

王团长把酒杯一撂，喊道：“什么？你？”周展也突然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是的，刚才吴政委在师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，当面通知我的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这同志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我们还要进军南下，你怎么能离开！”王志征急得顿脚说。赵明说：“老王，你别冲动，我也舍不得离开部队，离开你们。可是革命事业大发展了，会有很多新的工作要我们去做。往后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学习，要虚心地学习啊！我们能解放全国，我们也一定有能力捍卫和建设祖国。我就留在这儿等你们南下的捷报了。”

就这样，周展跟着王团长告别了赵政委。随军南征，一直进抵福建沿海。后来他又参加志愿军，到朝鲜和最凶恶的美国侵略军交锋，在实战中锻炼成为一个干练、出色的参谋军官了。以后他从军事学院参谋班结业后，改行当了教员

和研究員，却一直保留着随时随地留心的“參謀习惯”。譬如这次旅途中，他注意到：沿鉄路綫的电綫杆，每根中間的距离是五十公尺左右（有次在野外散步时，他特地量了一下距离），所以他很快地就根据电綫杆，算出每隔多少公尺就有一道橫貫河流。他仔細地傾听列車卡察卡察前进的节奏，这声音是从鉄軌接軌处发出的，一分钟十五次，他根据每根鋼軌的长度，算出了列車前进的速度。只要他一抬起手腕上的表，就知道列車已經走过多少里程了。而且他有意識地留意这段河沟密度特別高的地段，因为他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根据測繪組制定的地图来复查地形，准备在这一帶組織一次水网稻田战斗演习。

回想起第一次当參謀的失敗，周展大尉感到很可笑。而想起剛攻占×市的当天晚上，和王团长的一段對話，大尉內心充滿激蕩。他偷眼望王志征上校，見上校依然沉思着，这是一位多么严厉而又慈爱的首长啊！大尉永远忘不了这位首长的严厉和对人的关怀，以及他給自己性格的深刻影响。

火車头呜呜响了一长声，中断了大尉的思路。列車緩慢地駛进車站了。

王志征上校和周展大尉提起小箱子，走出了車站。

他們走在石头砌成的別具风味的街道上。这城市，九年前他們战斗过的城市，一切都是多么的逗人喜爱啊！

周展大尉輕声地說：“是不是找咱們的赵政委去呢？”

上校說：“先別打扰他吧，我們自己到招待所去住下了再說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周展去前边打电话，和駐軍司令部商借指揮車。王志征正在用肥皂塗滿下腮，刷刷地刮着又粗又硬的胡子，听到了走廊里有人走过来，他一回头，猛可叫起来：“哎呀，我的政委，你的情报真灵！怎么知道我們来这里？我可真服了你。”說着就撂下剃刀，張手扑上来。

赵明忙后退一步，笑道：“你別抹我一把。我可要找你算帳，你到了我的家，为什么要躲在这儿？”

王志征擦了臉說：“怎么，想找我們納稅了？当年解放这座城，我們也出了力呢？怎么算是你的家了。且慢，我要先問你，老赵，难道你真的还是象从前那样的会嗅味，我們身上有什么气息給你聞出来了，真怪。”

“我剛在省委开完会要回来，順便到你們学校去看你，恰巧遇上了我們的老軍长。”赵明說。

“他現在是我們的副校长了。”

“对，我去到正樓門口，他剛出来，确有点將軍虎威，我几乎不敢認了，亏他也还记得我，給我談了一下，說你已經来这里，还請我高抬貴手多照应你們呢！”

王志征笑說：“这回真的要打扰你的地面了，我們一个勘察組已經初步选定了这个地方，校首长要我来看看，正式确定演习地域。我們准备今天先去看看然后再去找你，少不得还有公函呈上，到时候可別打官腔。”

赵明应道：“可你也得刀下留情，我們正和别的专区竞赛，你們要照顧农时，別拆我的台。”

“那你放心，当过这么多年政委，你还不知道，来了一批部队，还能为你增加劳动力哩。”

正說間，周展也踏進房來，瞧見了趙明，興奮地喊道：“趙政委，不，趙市長。”

“人家又改行當當地書記了，”王志征說。

趙明笑道：“這是回到本行，怎能算改行？當年我們進駐這兒，我不是當團黨委書記？”接着問道：“周展，你現在干什么了？肩章上四個花，准成了猛虎營長了吧？”

王志征在旁代他回答：“他現在是我們學校軍事科學研究部的研究員了。”

“哦！”趙明驚喜地說：“瞎沖直撞的猛虎連長，干了這行可不容易。這工作味道不錯吧，不再嚷着要回連隊了吧？”

“要是再打仗，我還想哩。”周展說。大家笑了。

他們匆促地吃了早點。趙明瞧了瞧表說：“走吧，時間不早了。今兒我就陪你們走一遭，完了事一道回我家去，我老婆燒几樣蘇州菜你們吃。”

王志征系上武裝帶笑說：“我倒要尝尝嫂夫人的手藝，只是周展同志碰到桑果酒又要喊苦了。”

大家笑着到門口，跨上指揮車。駐軍大概是对兄弟部隊來的同志特別關懷。派來的指揮車非常寬敞舒坦。趙明啣了一聲，說道：“不簡單，比美國吉普漂亮多了。當初淮海戰役繳獲的美式吉普，分給咱們一輛，當作寶貝一樣哩！”

周展口快搶道：“趙政委，那些美國寶貝是早落后了。”

王志征上校吐出了一口烟說：“當然，蘇聯的兩顆人造衛星和洲際導彈，已經把驕橫不可一世的美国佬遠遠拋在后面了。不過，毛主席教導我們，戰略上要藐視敵人，戰術上还是要小心謹慎。比起我國，侵略者在一定時期內裝備還是超过

我們的，但我們却要研究如何肯定地打敗他們。以劣勢裝備戰勝強敵，我們人民解放軍是富有經驗的。志願軍基本上是用步槍、機關槍加點大炮，擊敗了世界上頭號的帝國主義侵略軍隊，這個經驗寶貴啊！”他側過頭來，象是單獨對周展大尉說：“現在我軍裝備是大大加強了，我們還會占壓倒優勢，因為我們掌握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，善於集中兵力。但決不能在任何場合，都設想有那麼多的強擊機、榴彈炮，少了就打不成仗了。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是我們的人民和我們先進的社會制度。”

“對呀！”趙明點點頭說，他雖然離開部隊多年了，但毛主席的十大軍事方針，他曾經是很熟悉的。他很高興，他的老戰友正是緊緊地掌握毛主席的軍事思想，在探索和研究現代條件下的軍事科學。

車子越過著名的斷橋，王志征興奮地說：“老趙，你還記得嗎？當年我們的野炮架在山那邊，敵人就在這橋邊築了地堡，用火力的攔阻衝擊的部隊。我氣得要炮轟，你說要保全古迹，我嚷道：‘不裏衝不上去，橋壞了工兵修，你又不當市長，擔心這橋干什么？’後來好在是你吐我冷靜下來，從側後迂回攻上去。要是炮轟了，我自己挨罵不要緊，真是有污解放軍的聲名呢？誰看了這座橋不愛。”

趙明沉思地微笑說：“你那時真有點夏伯陽式的作風，我真沒有想到，你如今成了教授了。”周展也笑了，他還記得當年的情景。

“沒有什麼，我的政委。”王志征熱烈地說：“你不知道這幾年來部隊變化多大，發展多快，也許你這個算是有遠見的黨的

工作者，当初作最大胆的估计，也不敢这样想的。我们这些土包子，一个个都开洋荤了。开头陆军的同志调去舰艇，被人叫做旱鸭子，现在许多旱鸭子都能遨游大海了。那些爱骑快马的小通讯员，许多人都学会了駕駛噴气式战斗机。咱们这些沒有进过洋学堂的人，也把人民的学堂办起来了。哦，別多說了，扯起自己的职业沒个完。你呢？我的書記，你这个崗位更够瞧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解放了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，但有时我們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，有点小手小脚，对党中央的指示，常常要经过一些胜利和挫折的例子，花了代价，才能更正确深刻地去領会。就說粮食吧，去年是由产四百多斤，今年一跃将是一千斤，我們开头规划是五年，后来是三年，群众一个干劲，一年就成了。一个领导者，如果不能充分地估計群众的全部力量，不断地引导群众前进，那就会变成一个可怜的促退派。”说到这里，赵明从沉着的口气改为玩笑地說：“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人物，罵了我們共产党人許多話，但有一点他們是說对了，我們是激进派。努力推动历史前进。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变成了保守派，不自覺地拖住社会主义的后腿，在我看来，該是最大的悲哀了。”

“是呀！”王志征习惯地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說：“党委会是全盘工作的軸心，各个部門都圍繞着这个軸心旋动。一个党的工作者，責任不輕啊！老赵。”

“对的，站在这样一个崗位，自己應該分外清醒，分外努力。老王，不瞞你說，每天我是拿出十二小时考干。你知道，咱是枪杆子出身，一切得从头学起。前几年着重学点政治理

論和文化。最近是搞試驗田，一星期还抽一个上午去学鉚工，工业全面开花，这方面不摸門不行。有时累了，也真想休息一下，自己赶紧把冷水澆澆头。全社会在跃进，你做党的工作，不能不奔在前头些啊！”

老战友的話，深深打动王志征的心。他說：“老赵，分別几年，是要啦啦，不然，我們之間也就有些不能那么了解的事了。譬如近几年不少部队反映地方党委对軍队工作抓得少了，看来也难怪囉！够忙的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，現在党要求我們一年抓几次。这次我不是亲自陪着你去执行軍事任务么？”赵明笑着說。

“你是監督我們，怕我們划大了地域。”王志征說。大家笑起来。

王志征掏出了烟盒，递给赵明和周展，自己含了一根，伸手进口袋里摸了許久，却找不到火柴。赵明往口袋里掏出一盒，却夹带出了几張小紙片，王志征取过来看，赵明忙笑着来搶，王志征一縮手，避过了，翻过来看，是俄文詞汇。

“怎么，老赵，你不是忙么，还有空搞这个？”

赵明笑說：“出出洋相而已，我有一个习惯，一天忙得腦子昏的时候，就朗讀外文，作为一种休息，真比打老 K 不費腦子又实惠哩。”

“好个休息的办法，从来也沒有听說过的。”王志征还了他的紙片，然后关切地說：“老赵，你也要关心点自己的身体啊！你沒有理由不关心自己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是挺結实的么？”赵明說。

正說話間，車子已經到了目的地，在公路边停下来。他們